

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乔 好 勤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

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任何事物，只要它能够存在和发展，就有存在和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规律深藏于现象之中，必须运用最先进的科学方法，经过艰苦卓绝的劳动才能逐步“开掘”出来。图书馆工作的历史是悠久的，并且在17—18世纪得到迅速的发展，现在继续发展着。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图书馆工作是有其内在规律可寻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图书馆学研究者还没有能够真正揭示和科学地表达这些规律，因而也未能建立一个内容充实、结构严密的科学体系，我们的论著、教科书和小册子都不免有点像“墙上芦苇，山中竹笋”。究其原因，一是我们的研究者满足于“琅环福地，翰墨烟缘”，无心做艰苦细致的研究，喜欢不大费劲于现象描述和经验总结；二是图书馆学先天地带有一种排外性，划地为域，作茧自缚，对于别学科的知识和科学方法总是不那么敏感和容易接受，研究方法相当落后。

最近几年，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者的干劲令人鼓午。学会、刊物、论文、著作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图书馆学研究领域逐渐热闹起来，内容所及，包括了图书馆学、目录学的许多重要理论和方法技术问题。但是综观各级学术讨论会和各专业刊物上，提出和发表的几千篇论文和出版的十几种著作，可以看到我们的研究方法仍然相当陈旧，致使有些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无法深入，只有很少一部分图书馆学研究者试图把别学科知识和一些新的科学方法应用到图书馆学研究中来。但筚路蓝缕，自然不那么成熟，有的还招致一些非议。但要加强图书馆学的理论建设必须重视方法论的研究；近年来应用新的方法

所进行的试验性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事例和数据，使我们有可能对方法论问题进行初步论述。

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的挑战

下面我想通过历史和比较的方法分析一下方法论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图书馆学的发展与方法论研究

尽管图书馆在很早就不仅存在，而且往往受到国家最高统治集团的重视，但图书馆学的发生发展却是缓慢的。在我国本世纪初尚没有“图书馆学”一词。就是在西方，图书馆学的形成也非常之晚，而且直至本世纪中叶，对“图书馆学是否一门学科的问题”的认识还没有完全统一。

现代图书馆学的第一篇有影响的文献——法国G·诺德的《关于如何创办图书馆的意见》(1627年)是关于图书馆工作管理办法的。18—19世纪英国和德国在图书馆学方面的最大贡献也主要是目录规则和管理经验，所以直到20世纪普遍流行的仍然是“图书馆管理学”(Library economy)一词^①。在美国，虽然早在19世纪中叶“图书馆学”(Library Science)一词就已相当流行，但“到处都不承认它是一种学科领域，甚至不承认它是认真的学问”。^②就是在图书馆学家内部对“作为科学图书馆学本身的地位问题”，“图书馆学是否一门科学的问题”，“始终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③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在其它学科采用科学方法进行重大革命的时候，图书馆学“依旧停留在应用的、极基础的水平”上，“除了有一点

书目工作和历史研究工作之外，到处都没有进行任何哪怕是近似于研究的工作。这一领域根本没有准备接受变革。”^④ 最令人不解的是，在大部头多卷本的美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百科全书》中“找不到一句图书馆学是一门科学学科的话”。^⑤

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贫乏。许多图书馆学家，如P·巴特勒、J·H·谢拉、T·W·肖内西等都意识到，要使图书馆学真正赢得“科学”的桂冠，停留在方法和经验的描述上是不行的，而应该运用科学方法论去揭示图书馆工作的本质，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

其次，即使对于图书馆工作技术的研究也不能再完全按照传统的分析描述方法。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所引起的情报资料的“爆炸性发展”的情况下，图书馆要处理“喜马拉雅山式的文献”，获得资料传递的高效率，就必须改变传统的、静止的、手工业式的工作方式，代之以现代化的、科学的、现代工业式的新的技术，其中最重要的是图书馆工作的科学管理和自动化。在60年代，这是西方“图书馆学界热烈讨论的题目。”^⑥ 正是这种长期的、认真的、卓有成效的讨论，不仅丰富了图书馆学的内容，改变着图书馆工作的面貌，也引进了现代科学所提供的知识和方法，推动着图书馆学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和形成。

其三，情报科学的产生及其对图书馆学的冲击，使图书馆学研究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研究方法问题。早在20年代，鉴于图书馆工作的因循守旧和四平八稳的状态，那些科学和情报机构的专门图书馆工作者就希望脱出一般的图书馆。他们在继承“目录学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创立一种新学科“文献学”。经过L·芳坦、V·布什、R·汉斯等人的长期努力，到60年代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情报学”，和图书馆学“形成了对立的趋势。”^⑦

情报学善于利用最新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去解决文献的搜集、选择、加工、传递等问题。图书馆学所面临的这种境遇使它“不能不重新研究自己将来的作用”。当时，大多数图书馆工作者如D·格尔、艾芙拉姆夫人等都主张图书馆和情报工作合流，即“以情报工作作为将来工作的重点，必须使图书馆也走情报工作的机械化、自动化的道路。”^⑧ 情报学对图书馆学的冲击和二者的合流，推动了图书馆学必须接受新的科学方法论去探讨新的问题。

于是，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得到发展，形成了方法论研究的“浪潮”。

美国的方法论研究热与图书馆学革命

本世纪20年代，历史方法仍然是美国图书馆学研究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方法，占66.67%。醉心于历史方法研究人员的不断增加，曾经引起美国图书馆学家们的严重忧虑。他们认识到“以往的大量研究还没有应用过科学的方法，”常常对自己研究的东西“拿不准。”^⑨ “我们这个学科”之所以被别人和自己“低估”，“部分地是因为我们的职业有一种自卑的、小心翼翼的、吞吞吐吐的风气，但更主要地是因为我们缺乏比较……”等等科学的方法^⑩。基于这种认识和上文提到的种种原因，从60年代起在美国出现了方法论研究热。

1963年伊利诺斯大学图书馆学院曾主办了研究方法讨论会，1968年又主办了第二次方法论问题讨论会，中心议题是“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计量与评价”。^⑪

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1971年年会的议题是“运筹学方法的应用”，这一研究曾经得到美国运筹学会和管理学会的支持，并于1976年出版了布诺维的《图书馆运筹学概论》^⑫。

60年代末以来，美国图书馆学研究普遍



采用了定量分析方法。图书馆学家广泛地运用抽象的数学知识“为图书馆现象和过程制作成数学模型”。其中像D·普赖斯文献增长指数、R·巴尔顿和R·凯普勒文献老化定律、C·布赖德福特文献离散定律以及计量文献学、计量目录学等都是最成功的代表。最近F·莱姆库发表的一篇只有15页的文章中，就用了62个公式和8个图表^⑯。

调查法和实验法在美国的图书馆学研究中也是相当普遍的。他们每进行一次新课题的研究，首先进行广泛的调查分析，作出“可行”或“不可行”的判断，然后进行试验性研究。1973年还出版了F·R·Babbie的《调查研究法》一书。

在美国，对于比较方法的原理及应用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现在已经形成了图书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比较图书馆学。J·帕利阿姆·丹顿著的《比较图书馆学概论》是这一研究认真的总结。

其它如系统方法、结构理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等也都广泛地应用于图书馆学研究，并取得显著成效。

V·B·列诺维在评述美国过去15年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的进展时指出可以分为两种类型：范畴描述（历史的、地理的）和实验研究（统计法、逻辑法、社会心理学和系统结构方法）^⑰。

根据美国出版的一些图书馆学方法论问题的索引统计，在70年代初，美国图书馆学研究中调查概述法占53.03%，业务研究占16.72%，引证分析占9.90%，历史方法占14.26%，其它方法占6.09%^⑱。到1976年历史方法下降到11—12%^⑲。

近年来美国的方法论研究热虽然已经低落，但仍时有论文发表和著作出版。例如1980年学术出版社出版的P·哈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技术及其分析》一书，就带有总结的性质。

方法论的研究和变革非常敏感地反映在

图书馆学教学课程的设置方面。美国情报学会1967—1970年调查了45所图书馆情报学校的课程设置，在6组53门课程中，有一半以上是学习现代科学知识和新的科学方法的。有5所学校专门开设了方法论课程。谢菲尔德大学教师G·苏尔制定的教学大纲中，除其它各组设有系统方法、控制论等外，“V·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一组就详细开列了下述几个方面的内容：①数学基础，②研究方法，③研究的进行，④研究的统计方法，⑤管理的原则和方法，⑥实现情报检索系统的技术手段、规格和利用”^⑳。

60—70年代美国的方法论研究热，丰富和发展了图书馆学的内容，完成了以编目工作自动化和建立文献检索系统网络为标志的图书馆技术革命，使图书馆工作进入了“现代化”或称“第三代图书馆”时代。

苏联图书馆学研究的方法

与美国相比较，苏联在图书馆学研究方面更注意于理论的探讨。

虽然历史方法和定性分析方法在苏联图书馆学研究中一直占有较大的比重，但他们特别强调采用社会学的一般方法去总结图书馆工作的规律性问题，进而形成一套理论体系。

为了探讨“图书流通和群众阅读发展的规律性”，苏联图书馆学家和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进行了有效的合作，举办了科学讨论会，形成了包括一般原理、阅读社会学、阅读心理学、阅读教育学几个部分的阅读理论。1975年出版了总结性著作《阅读的社会学与心理学问题》。

苏联特别重视调查统计方法的应用，而且这种调查统计往往是有组织的、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进行的。例如，国立列宁图书馆为了探讨“科学图书馆的发展远景”，在20个城市对40所科学图书馆的1950—1970年2₀年统计资料进行了研究，分析了5万5千张



卡片和100多万名读者的借书记录，以寻找藏书增长和利用的规律，为建立寄存藏书制度提供数据。^⑯

苏联在研究读者阅读需要时，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调查统计，并且引用了观察法、试验法和模拟法。例如：

时间	研究课题	研究方法举例
1963—1966	青年工人读者的阅读兴趣	分析了54个大中城市图书馆的16—18岁的14000多名青年工人的阅读情况
1965—1967	苏联的读者	对33个省和8个加盟共和国的168所图书馆，按社会人口学居民分组法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分析。
1965—1969	学者和专家的书目咨询	研究了所有知识部门的专家学者的书目需要。
1969—1971	中等城市生活中的图书与读者	研究了广播、电视、图书馆、书店等各种机构形式的作用，挑选和加工了48000份各种不同的资料，动用了电子计算机。
1973—1976	苏联农村生活中的图书与阅读	对农村阅读进行了社会学评定，心理学分析，进行了建立最优化图书馆服务系统的模拟试验。

应用经济学、管理科学和系统方法去研究图书馆的管理问题成为苏联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题目。70年代，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成立一个专门研究小组，开展了“图书馆事业经济学与图书馆工作效率的标准”的实验研究，提出了图书馆事业经济学这一概念，引进了图书馆工作效率的经济分析方法，出版了《图书馆工作的经济观点》一书^⑰。苏联关于图书馆工作机械化、自动化的研究，也同样应用了数学和“三论”等现代科学方法。

正是这些科学方法的广泛应用，使得苏联图书馆学在基础理论体系的建立方面取得一定进展。

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问题

60—70年代是国际上加强图书馆学方

1980—1981年我国图书馆学论文研究方法抽样分析

论文总类	历史法	分析归纳	比较法	数学法	统计法	调查法	观察试验	系统方法	控制论	管理学方法	经济分析	心理学	方法论研究	其它
829	156	273	32	5	14	39	22	12	2	40	4	7	4	219
%	18.71	32.85	3.96	0.60	1.68	4.69	2.64	1.44	0.24	4.81	0.48	0.84	0.48	26.35

从上表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下列问题：

(1)、传统研究方法占绝对优势

我们所说的传统方法主要指历史方法、定性分析方法（或称逻辑方法、分析归纳法）。不可否认，这种方法在总结历史经验，探索一些基本概念和分析图书馆事业的现状和问题时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较之国外现代图书馆学研究中所普遍采用社会学和心理学方法、统计和数学方法、经济分析和系统一结构方法等，把定性分析和定量

分析密切结合起来的情形毕竟太简单了。

历史方法占18.01%，分析归纳法占32.85%，比起美国70年代初历史法占14.26%，引证分析占9.90%，1976年历史法仅占11—12%，定量分析占绝对优势的情况要陈旧和落后得多。

(2)、新的研究方法的应用在逐年增加

从下表可以看到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者在采用新的科学方法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1980—1981年我国图书馆学论文研究方法逐年分析

论文总数	历史法	分析法	比较法	数学法	统计法	调查法	观察试验	系统法	控制论	管理学方法	经济分析	心理学	方法论研究	其它	
1980	384	72	122	18		8	12	11	2		14	4	1	1	89
	%	19.78	33.50	4.91		2.20	3.29	3.02	0.55		3.84	1.10	0.27	0.27	27.47
1981	467	84	151	14	5	6	18	11	10	2	26	5	3	2	130
	%	17.90	32.33	2.90	1.07	1.28	3.83	2.35	2.54	0.42	5.61	1.07	0.64	0.42	27.83

传统方法所占比重显然在下降，新的研究方法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可见，方法论的变革是一种必然趋势。

但是在应用新的方法方面显然存在下列问题：①照搬：把国外的东西拿来，不加改造，不联系实际，侃侃而谈，不解决问题；翻译别人的东西，不加说明；②硬套：对各种方法未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偶然地看到或抓到一种科学方法的“外观”就去“试一试”看，所论不足以服人，所得当然也有限。③浅尝辄止：只限于概念的解释或方法的说明，只盯住局部的小问题，不能深入到各种方法的本质和内在联系。

(3)、图书馆学方法论的专门研究基本上没有展开。

从以上各表中可以看到，我国关于图书馆学方法论的专门研究文章可谓凤毛麟角，仅有的几篇也只能算作了“科普”宣传。在

我们的许多图书馆学书目索引中，根本没有“图书馆学方法论”这样的标引词。在刚刚出版的《图书馆学基础》一书中，只在第一章第四节提到“图书馆学的任务和方法”，而文字之少，方五百言，可谓惜墨如金。

作为图书馆学教学和科研中心的高校图书馆学系科，一般都没有开设“研究方法学”课程。

各地图书馆学专业刊物所开辟的专栏达几十种，却未见哪一家辟有“方法论”一栏。

以上种种，已足见我国图书馆学界对待方法论问题的态度了。

《图书馆学通讯》从1981年第2期起增设了“图书馆新学新议”一栏，发表了一些应用新的方法探讨新的问题的文章。这“新”字实在令人鼓舞，但如果更科学一点，设立“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一栏，岂不更能开

阔思路！

(4)、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变革与年龄

在抽样分析图书馆学论文研究方法问题时发现，新的科学方法的研究和应用，与作

者的年龄有着内在的联系。

由于对各地刊物中论文作者的年令无法全面掌握，我仅以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近年来教师（包括研究生）和学生发表的论文作一比较，倒也能看出一点问题。

近年来武大图书馆学系教师和学生发表论文中科学方法之比较

	论文 总类	历史法	分析 归纳	比较 法	数学 法	统计 法	调查 法	观察 试验	系统 方法	控制 论	管理学 方法	经济 分析	心理 学	方法论 研究	其 它
教 师	142	38	44	6	4	3			7	1	6	1			32
	%	26.72	30.88	4.23	2.82	2.12			4.94	0.71	4.22	0.71			22.60
学 生	51	1	6	2	2	1	1		6	1	2	1		5	23
	%	1.86	11.76	3.92	3.92	1.86	1.86		11.76	1.86	3.92	1.86		9.80	45.09

就我所知，图书馆学系的教师和研究生写作的论文在新的方法的运用方面比起各地图书馆实际工作者的论文还要“时髦”一些。这也是符合规律的。正如B·贝弗里奇所说：“一个兼做教学工作的科学家比一个单纯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要求在更为广泛的领域里跟上学科的进展。”^②其中有些人近年来一直在探索用新的科学方法去解释和说明图书馆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尽管如此，在新方法的运用方面仍然大大落后于学生的比值。这不仅说明年青人旧框框少，易于接受新事物，更重要的是说明年轻一代图书馆学研究者和上一代比较，在知识结构上已经起了变化，思考问题的路子也有所不同。

新方法的应用和年龄的这一内在联系，提醒我们要大力培养并努力吸收青年人到图书馆学研究队伍中来，防止队伍的老化。同时，上一代图书馆学家也要不断学习新的科学知识，掌握新的科学方法论，跟上学科的进展。只有这样，图书馆学的未来才是有希望的。

图书馆学理论建设与方法论

任何科学研究都是有目的的思维活动。这个目的就是要揭示事物的规律性，以便建立起一种理论，用以指导实践。而理论的建立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方法论；方法论只有用于理论探讨时才是有意义的。

理论是认识客体的真理性的表述，是关于认识对象的知识。毫无疑问，方法论是认识的手段，是关于如何获取客体知识的知识。

方法论和认识论是紧密相连的，是认识活动的规律性的原则和方法的科学表述。人类认识活动的实践所形成的认识过程的本身的客观规律，是方法论的直接的客观基础。

理论和方法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是一种复杂的、历史发展起来的辩证统一。”“是认识过程的两个互为中介、互相修正，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方面。”《理论的内容从根本上取决于认识该对象的方法，而理论是形成方法的先决条件》。理论完成描述、解释和预见的职能，方法完成获取、运用（或检验）和发展的职能^②。

科学发展史表明，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研究，只有应用科学的方法，才能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建立起科学体系。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宗教式的杜撰了梦呓般的猜测是不会把“理论”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

科学方法的一个首要的作用就是它能引导研究者沿着正确的方向走下去。而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跛足而不迷路能赶上虽然健步如飞，但误入歧途的人。”②

科学方法论是科学理论发展的杠杆。特别是一门科学停滞不前，一项研究受到阻碍，或进行一项探索性研究时表现得更为明显。A·爱因斯坦深有体会地说：“如果在解决困难问题的关键时刻，不去研究思维过程本身，也就是说导入新的思维方法，是不能顺利进行的。”③在科学发展史上，由于方法论的突破而导至科学理论的突破的情况是不乏其例的。唯物辩证法的形成使共产主义学说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实验和观察的方法促进了现代科学的迅速发展。系统一结构方法已经并且继续改变着当代科学的面貌。科学史上一再出现的外行对内行的冲击并且带来一系列革命性变革，是方法论在科学理论研究中所起关键性作用的典型例证。“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④马克思的这句话同样指出了方法论对于科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何等重要。

我们图书馆学研究历来不太讲究科学方法论，这是图书馆学研究未能深入下去，别人不承认其为科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我们的图书馆学研究中，缺乏认真地广泛地调查、统计、观察、检验，更缺乏数学运算和高度的抽象概括。定义和概念往往是“发明性规定式的。”把具体的目标、用途、方法、个别支节问题、部分工作程序的表述，当作总的概念和定义，内涵小，外延大，逻辑性差，甚至自相矛盾。在皮毛问题

上争论不休，却难于触及问题的实质。图书馆学的科学框架一直难于构筑起来，各个部分缺乏内在联系，形不成完整的科学体系。

近年来，由于科学方法的应用，图书馆学开始向真正科学的境界迈进。科学方法是知识的翅膀。历史上许多小人物做出了伟大贡献，而一些饱学硕儒只能做些资料的纂辑工作；使一个不懂得科学方法的人感到沮丧烦脑的事，可能会使能够灵活运用各种科学方法的研究者获得成功的希望。这说明，“良好的方法能使我们更好地发挥运用天赋的才能，而拙劣的方法则可能阻碍才能的发挥。”⑤

我们图书馆界的“活档案”“书袋子”是不少的，他们知识之富令人折服。但他们囿于门户，不去努力掌握科学史所提供的最先进的方法论，颇影响他们知识才能的发挥。

建立方法论体系是图书馆 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以上我们分析介绍了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在国际范围内的进展，我国图书馆学研究领域在方法论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以及方法论在图书馆学理论建设中的作用。现在，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部分，我们想探讨一下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的构成和今后开展方法论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科学方法论的层次与结构

从方法论角度看，科学的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

- 1、描述阶段：即搜集科学事实的材料，使之初步系统化、条理化；
- 2、逻辑分析阶段：即对研究的对象进行定性分析；
- 3、科学认识的质量分析方法和数量分析方法的辩证统一⑥。

不论宏观地来看整个科学的发展，还是具体到每一门科学技术其发展过程都是从搜

集与系统地描述事实和现象开始的。这是中世纪科学研究的主要特征。到了近代，天才的科学家根据已经搜集到的资料进行了大量的观察试验，通过定性分析，引出了传统的经典式的科学原理。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总的趋势是向非经典观念的转变。现代科学已把科学史上所创造的各种方法积累起来，组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密切联系的方法论体系。

按水平方向描述，方法论体系的结构又可以分为三级（或称三个层次）：

- 1、哲学方法；
- 2、一般科学方法；
- 3、专门科学方法^②。

哲学方法是一切科学方法的基础。其它一般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都是哲学方法的具体体现。马克思主义者不管从事任何科学的研究，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和科学辩证法为指导原则。既往的科学史和越来越多的科学发现毫无例外地证明唯物辩证法无比正确，显示出唯物辩证法的威力，丰富唯物辩证法的内容。

一般科学方法是从个别学科研究方法中提炼概括出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出现往往因其对科学的研究领域的巨大影响而引起人们的注目，经过反复的应用试验和广泛深入地研究，形成一种严密的理论，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方法论。逻辑方法、历史方法、数学方法、系统方法、控制论等都属于这一层次。

专门科学方法是某一具体学科领域所采用的特殊的研究方法。专门科学方法以哲学方法为指导，是一般方法论的具体化。其特点就在于它将各种一般科学方法和具体的研究者、具体的研究对象、具体的研究过程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特定领域里的方法论体系。我们所要探讨的图书馆学方法论就是其中之一。

图书馆学方法论是一个科学方法的综合体系

“有重要的独创性贡献的科学家常常是兴趣广泛的人，或是研究过他们专修科之外科目的人。”同样，“很多成功的发明家并不是在他们受到训练的科学领域做出了辉煌的发现。”^③这说明科学知识的“杂交”和科学方法的“移植”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契机”。在我们图书馆学、目录学领域这样的例子也是屡见不鲜的。刘向、纪晓岚都是经学家，郑樵、章学诚都是历史学家，但都对图书馆学目录学的发展做出了创造性贡献。被誉为印度图书馆学之父的阮冈纳赞原来是个数学家，被称作“MARC之母”的阿芙拉姆夫人是计算机专家。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刘国钧先生是哲学博士出身。正因为他们是从另一学科领域走过来，所以较少受传统思想的束缚，有毫无顾忌的批判精神，能够得心应手地应用别学科所提供的知识和方法。所以说，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不是简单的、孤立的、静止的，尽管它是专门的科学方法，但它也是建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各种科学方法的交叉应用和有机结合的科学方法论体系。

图书馆学中的数学方法是在计量分析基础上进行的。为了进行计量分析必须进行大量的调查、观察和统计，做到“一切让数字说话”，这就需要概率论、集合论和数理统计等方面的知识。要在大量的调查、统计基础上总结出规律、计划、办法来，进行模拟试验，就必须应用运筹法、优选法。要制定解决实际问题的策略，需要应用对策论、博弈论。

系统方法在图书馆学研究中深得人心，广泛应用，初见成效，被认为是现代图书馆学研究中的一种特别有用的工具^④。而系统分析必须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系统一结构方法，不仅要应用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等逻辑方法，而

且把逻辑方法与现代科学理论、计算机溶为一体，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形成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图书馆科学管理是近年来图书馆学研究中特别受到重视的课题。图书馆管理这个传统问题之所以在二十世纪的今天重新提出并进行热烈讨论，一方面是由于过去对图书馆科学管理的破坏，更主要的是现代科学技术和新的方法在丰富和改变着图书馆管理的内容。从发表的大量研究图书馆管理的文章来看，普遍采用了系统方法、信息论、管理科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分析、运筹学、统计学、社会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方法等等。正是这些新的科学方法和技术的应用，使现代图书馆管理和旧的图书馆管理有着不同的涵义，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我们还应该指出，在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中，除了“论”的部分外，象其它任何学科的方法论一样，还有“工艺”部分。这就是图书馆学研究中加工材料、选择路径的方式和技术，或者说研究手段。图书馆学研究者的手段，一般说来是受方法论制约的，但它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研究手段使方法论与研究对象和材料直接联系起来。好的研究手段可以使方法论原则有效地发挥作用，否则也会产生不良后果。研究手段的独立性决定了它的继承和借鉴更为广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应该研究古今中外已经创造出的各种研究手段，加以批判地选择、补充、更新和完善，以提高我们图书馆学研究的艺术。

方法论研究是图书馆学研究的当务之急

要建立科学的图书馆学，就要加强图书馆学方法论的研究，建立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这是不言而喻的。

最近许多同志著文分析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之所以不能深入发展的原因，对科研活动的组织管理、态度和方向问题提出许多宝贵

意见，但是方法论问题强调得还不够。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使我国图书馆事业适应祖国四化建设的需要，图书馆学研究收到更好的效益，我们应该赶快补上方法论研究这一课。

在加强方法论研究方面应注意：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与一般方法论和图书馆学方法论之关系；②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研究；③一般方法论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适应性问题；④总结和探索图书馆学研究的方式和艺术。⑤研究和介绍外国方法论研究的成果。

我们希望图书馆学研究者在实践中（包括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一些传统题目的再认识），都应努力掌握和应用新的方法论，细一些，深一层，总结出靠得住、信得过的真正科学的理论。在加强科学方法论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时，应该把眼光放开些，气魄再大些，最好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对一些重大课题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统计。也就是说，在图书馆学研究方面要有点“全局观点”和“战略部署”。

另外，为了加强图书馆学方法论的研究，应该逐步调整研究队伍的知识结构和人才结构。要翻译和介绍国外图书馆学方法论方面的著作。在各专业刊物上开辟方法论研究专栏。召开方法论问题专题学术讨论会。

如果能在今后的三、五年内出现一个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的热潮，并能初见成效，是值得携手庆贺的。

注释和参考文献

- ①③ 《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十五版）“图书馆学”《图书馆学通讯》1981年第1期。
- ②④ J·帕利阿姆·丹顿《比较图书馆学概论》书目文献出版社1980年。
- ⑥⑩⑯ B·B斯克沃尔佐夫《美国现代图书馆学：现状和问题》《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1年第9期。
- ⑦⑧ 刘国钧《1965年以来美欧图书馆学论文简介》《图书馆学通讯》1981年第1期。
- ⑨ 转引自⑥。 (下转94页)

1981年，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有力地冲击着美国图书馆；图书资料以及图书馆所购买的绝大多数物品的价格持续上涨，而图书馆的收入来源却在减少。图书馆以各种方式来应付这种局面：寻求更多的私人资金，提高对用户的收费，或者实行第一次收费，用自愿人员补充领薪金的工作人员，重新调配工作人员，以及缩减许多服务项目。在一些地区（如加利福尼亚州和麻萨诸塞州），图书馆多次遭到纳税人的指责，但是每当图书馆能够直接到选民那里筹集资金，他们总是得到很好的支持。

图书馆之间的合作展现出能减少服务费用的新希望。舆论上普遍要求各种类型的图书馆实行合作，这种舆论推动了在公共图书馆、院校图书馆、学校图书馆、以及专业图书馆间实行资源与财产共享的试验和调查。

同时，一股背离长期公认的应建立较大的服务机构概念的逆流发展起来了，很多图书馆

开始考虑在将来，自动化和网络化会开创一个地方自治的新纪元。

图书馆职能自动化迅速地开展起来，许多图书馆从自动流通向联机目录和采购系统发展。新的微型计算机在人们中间引起很大兴趣，成了1981年底重要的试验项目。

从鉴定合格的图书馆学校毕业的学生人数明显减少，图书馆专业人员百分比继续下降。然而，同时，图书馆界又表示迫切需要高质量的图书馆员，以便提供日益复杂的服务工作。

在考虑优先解决哪些问题时，美国图书馆表明，他们决心继续为各种生理上有缺陷的人提供服务。例如，尽管一些设备购价高，但是图书馆内的坡道和消遣阅读机在院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里还是逐渐普遍设置了的。

——卡尔·尼伦撰
章宇译校

(上接62页)

- ⑩ ALA, *The Encyclopa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New York, 1969—1980.
- ⑪ 转引自②。
- ⑫ 见美国《图书馆趋势》1964年7月号。
- ⑬ 见美国《图书馆季刊》1972年1月号。
- ⑭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bstracts*, 1981.4.
- ⑮ ALA, *the Encyclopa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1980.
- ⑯ P·C·吉里雅列夫斯基《科技情报工作人员的培养问题》科技文献出版社1978年。
- ⑰ OI·Φ·布哈诺夫《科学认识中理论和方法的相互关系》《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2年第2期。
- ⑱ 郭星寿《关于苏联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研究状况的材料综述》《吉林图书馆学会会刊》1981年第2期。
- ⑲ W·B·贝弗里奇《科学的研究的艺术》科学出版社1979年。

②③④ 转引自②。

-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2页。
- ⑥ 丁振《科学管理》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1979年。
- ⑦ 王兴成《系统方法初探》《哲学研究》1980·6。
- ⑧ 米·玛哈帕卓《系统分析是研究图书馆管理的工具》《图书馆学情报学译文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1981年。

(上接第76页)

- ⑨ 载《故宫博物院院刊》一九八一年第一期。
- ⑩ 见谢国桢先生《明清笔记谈丛》附金致祺的信，一九六〇年中华书局铅印本。
- ⑪ 见《西陂类稿》卷五〇。
- ⑫ 见《李煦奏摺》一〇二号及附件，一〇五号。
- ⑬ 自陶湘《清代殿版书始末记》转引。
- ⑭ 见《从武英殿版谈到扬州诗局刻书》。
- ⑮ 明胡应麟撰《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四》。
- ⑯ 见《西陂类稿》卷四七《漫堂年谱一》。
- ⑰ 见《西陂类稿》卷四二《迎銮三记》。
- ⑱ 见《西陂类稿》卷五十《漫堂年谱四》。